

老人與橋

鄭學富



在魯蘇交界處，有一條河流名叫陶溝河，兩岸綠樹環抱，奔奔蒼蒼，河灘水草萋萋，蘆葦搖曳，天然有一種恬淡清雅的情趣，滿河蘆葦亭亭玉立，葱蘢繁茂，宛如一片片水上森林，鴨嬉鶯飛，鶯啼燕舞。然而，在這原生態的陶溝河濕地美景中，一條古老的石橋格外引人注目。

這座石橋原先掩埋在水底淤泥中，二〇一五年，被有關單位清理出水，露出它那飽經滄桑的面孔。古老的陶溝河石橋，經過近百年的風雨侵蝕和日月摧殘，已經沒有了往日的雄偉壯觀，留下的只有河中橋段的原型，東西兩頭的引橋已不復存在。橋面之上的累累車痕，好像在向遊人講述着一個傳奇的故事。

當年修橋的石碑從河底打撈出來，立在陶溝橋西端，碑名為「重修陶溝橋記」，為清朝光緒三年立，碑文依稀可見，大意為，清嘉慶初年，譚成洛因見兩岸來往行人不便，決心修橋，解囊捐資萬餘串，動工建橋，可是尚未完成譚成洛病故。兩個兒子繼承父志，終於把橋建成。由於常年風雨剝蝕，車馬踐踏，橋面損壞較重，到了清光緒年間，譚成洛的孫子譚秀東又拿出銅錢千餘串，用兩個月時間，將毀壞的石橋重修一新。歷經譚氏三代人的心血，陶溝河石橋宏偉壯觀，堪稱是古代石橋的精品。

一九三八年春，台兒莊戰役爆發，中國軍隊的第二集團軍和第六十軍先後在此布防，日軍飛機將陶溝橋炸毀成三段，一龍尾也被炸掉。

隨着歲月的流逝，陶溝河河床被淤泥越積越高，古老的石橋也被淤泥淹埋，兩岸的百姓只能蹚水過河，給兩岸人民帶來極大不便。人們期盼在陶溝河上再出現一座新橋。

一位回族人也關注着這件事，他的名字叫馬福同。馬福同祖籍為台兒莊人，一九三九年五月，他跟隨叔父馬東嶺加入八路軍隴海南進支隊，後擔任回民排排長。建國後，馬福同復員到江蘇省邳縣邢樓鄉史莊村務農，後來曾擔任過公社文書。他深受過河之苦，從一九七九年九月開始，先後給中央有關部門、魯蘇兩省、所在市、區（縣）人民政府，以及各級新聞媒體寫信四十餘封，反映情況，呼籲在陶溝河上修建橋樑，方便人民。馬福同老人的呼籲信經層層批轉和媒體報道後，引起了魯蘇兩省交通部門的重視。

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，兩省共同投資，一座長二百八十米，寬九米的八孔鋼架拱橋在古石橋南面四十米處建成了。由於年久失修，陶溝河大橋基礎下沉、拱肋斷裂、橋面破碎，形成危橋。二〇〇八年，兩省又出資一千一百萬元，在第二座大橋原址建造了第三座、主跨三百〇四點五六米的鋼架拱橋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馬福同老人曾在台兒莊清真寺看大門，仍舊關注一些社會問題。筆者曾多次採訪過他，以《愛管閒事的老人》為題在《大眾日報》上報道過他的事跡。如今，馬福同老人已作古多年，儘管橋頭之上沒有他的功德碑，可是他的名字將永遠銘刻在陶溝橋上，永遠銘刻在陶溝河兩岸人民的心中。

媽語錄：天命觀篇

熊景明



「天不容跳蚤長大」。
這句母親用來嘲笑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小小挫敗的話，日後就成我自嘲的常用語。萬事齊備，東風不起；或者一意策劃的事（主要和玩樂有關），事與願違，例如約了一班朋友去行山，到時候下起大雨。遇到小小的倒楣，以跳蚤自居，將自己惹笑完事。

一九七四年，與兩位朋友騎自行車到澄江綠村，需要步行翻越尖山。心生一計，去與駐地海軍士兵攀談，進而為他們表演民歌，果然奏效。我們應邀坐上他們的摩托艇，向綠沖進發。快艇激起的水花打濕衣服，我們在破浪飛馳的快意中禁不住大叫、大笑。不幾時，小艇出了故障，摩托聲歇，只得調轉回頭。用這句媽語錄來形容此時遭遇，再恰當不過了。

到內地參加亞洲銀行或世界銀行的技術援助專案，可以報銷商務艙機票，但我從來都只乘經濟艙，覺得沒必要費那個錢。幾年前從香港去昆明，我突然想到自己從來沒坐過商務艙，決定開一次洋釐。到香港候機廳，意外地碰見我的一位好朋友，她滿面愁容，原來遇到椿傷心事。上了飛機，我走過去對她的鄰座說，「可以和你換個位子嗎，在前面商務艙」。他欣然同意，我不由想到這條媽語錄。

「早知三日事，富貴幾千年」。
告訴我們不必後悔錯過的機會。到股市成為賺錢工具的今天，這句話就千真萬確了。同類說法還有，「早知跌倒，就先坐着」。

「刁鑽人專遇古怪事」。
命運和性格有所關聯，人越是挑剔、苛刻就越不如意。也有無法解釋是現象，例如一位對人對自己都嚴格要求的朋友，常常遇到古怪事：新買的電腦出故障，乘電梯被困，趕火車扭了腳。聽她講時，我都會想起這句媽語錄，當然不敢說出來。這和「疼處專碰着」，「越窮越見鬼，越冷越颶風」一樣，經常得到驗證。

「龍生龍，鳳生鳳，老鼠生的會打洞」。
是指家教而言，和後來的出身論不是一回事。隨父親工作機關不同，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分別在三個宿舍讀過：兩個相連的大院「自來水廠宿舍」，原屬龍雲時代軍長，帶花園的宅院「建設局宿舍」，和三層樓，外走廊，一排八家人的「市政工程公司宿舍」。這些宿舍裏，住着不同級別，不同背景的家庭。毋須觀察力，都看得出家教對塑造下一代有多大的作用。

「憨人自有憨福氣」。
這是外婆對我的祝福，一生保佑我。我五歲那年，院子裏的玩伴到了上學年齡，將我也送進學校對大人最方便。寫名字是必須的測試科目；左右手開弓，我用粉筆在天井裏寫滿了我的大名。考試這天，媽媽很緊張，我倒無所謂，也不明白為什麼拿起筆引來笑聲。事後媽媽說：交代過你許多次，用右手寫字（那個年代很在乎）。老師手拿一塊積木，問我是什麼形狀。我當然知道是三角形，但這裏是學校，必須複雜一點，於是回答道，「五角形」。落榜了。媽媽去找校長說情，添上我的名字。哥哥說，你不簡單，排名在校長魯蘭芝之前一位。我是大家庭裏出名的「傻丫頭」，大人的嘲笑都帶着愛意。外婆則常說，憨人自有憨福。這句話一生保佑我。（下）

自由談

本學期因為在大學教授有關中國食品文化的課程，特邀美國的中國食物史專家海佛德博士(Charles Hayford)做公開演講，題目是「在國內外發明中國菜」(Inventing Chinese Food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)。什麼是中國菜？乍看多此一問，細究卻不然。過去中國人只知道家鄉菜、地方菜或媽媽做的菜，對什麼是「中國菜」卻無定論。而美國人對中餐的理解又基於很多誤解，所以有必要梳理一下中餐的發展歷史。

他首先提出，與其說單數的「中國菜」(Chinese Food)，不如說複數的「中國菜們」(Chinese Foods)。因為中國烹飪菜品繁多，不斷變化，食物的用途也多樣：入藥，作為經濟作物，以及成為統治工具、宗教儀式、文化資源、家庭黏合劑等。歷史學家一般認為中國烹飪成熟於宋代，因為現代中餐的標誌性特色如炒菜、筷子、桌椅等那時都已成形。他還用《清明上河圖》的幻燈片展示了宋代都城汴梁飯館衆多，餐飲消費興盛，人們生活方式變化的情況，提出這個時期社會從重視食物的政治功能轉而強調食物帶來的愉悅，還出現了與吃食有關的道德倫理、身份政治的辯論。如，宋人儘管早就食用乳製品，但為了和蒙古人區別開來，

什麼是中國菜？

馮進

強調漢人不吃乳製品，這種觀念的影響至今餘韻猶存。

但中國人其實歷來沒什麼食物忌諱，烹飪方法也在隨歷史發展不斷變化。明清從新大陸進口了花生、蕃薯、辣椒、玉米等新作物。早年通過絲綢之路傳來新的食材（黃瓜、芝麻、西瓜等）、烹飪方法和炊具，其中可能包括了炒鍋和餃子。所以，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國家建立烹飪學校，促進了「中國烹飪」這一概念的形成，但中國至今還是不同菜系和平共存，相互之間區別不小。

他演講的第二部分談到國外對「中國料理」的翻譯和發明，主要講述中餐在北美的發展史。「茄汁」一詞出現在中國，最早版本是福建人的魚醬，後傳到歐洲，加番茄烹製，這才有了美國現在司空見慣的番茄醬(ketchup)。十九世紀，為了在美國社會普遍排華、迫害華人的氛圍中讓消費者接受中餐，謀求生存，華裔餐館老闆想了各種辦法。雜碎之類的「美式中餐」出現，他們將菜單分成兩欄，顧客只要從左欄選一種食材，從右欄選兩種，然後讓廚師混在一起炒一下。這聽來倒像現在還流行美國的「蒙古燒烤」餐館的做法。這樣的美式中餐不但「安全」，而且彌補了當時美國市場的不足。當年美國缺乏中檔餐館，中餐館價廉物美，適合中產階級消費。

隨着二戰的結束，更多的中國食物傳入美國，雜碎不再被視為「高級菜」了。楊步偉所著《中國食譜》(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)出版於一九四五年，將「上等北方菜」和「下等廣東菜」區別開來。因為希望成為自由世界的領袖，美國當時提倡飲食文化相容並蓄，隨之出現了中式自助餐、日本摺紙式的白色外賣盒、籤語餅等。尼克松訪華又帶來美式中餐的新輪變化，引進了所謂「普通中餐」(Mandarin Cuisine)，如左宗雞，酸辣湯。演講者的結論是：「正宗」(authentic)與否不應是評價食品的標準。他發問：我們願意吃「正宗」但難吃的食物還是改良版的美食呢？

演講者在一小時內生動勾勒出中國烹飪的發展史，還通過食物審視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歷史、種族矛盾、國際關係各個層面。幻燈片的有效使用更為報告增色不少。如，問到「孔子怎麼吃飯？」時，筷子，炒鍋，豆腐，醬油，米飯等條目後一個大紅叉表示春秋時期那些都沒有。《水滸傳》中的人肉包子鋪插圖以「麥當勞？」作為標題，也吸人眼球。

目前美國的中國文化研究領域專做食品文化者人數少，聲勢小。但關於「正宗中餐」的學術研究涉及文化身份、國別政治，因人而異，隨時變遷，大有可為。

吐露港千載珍珠夢

張茅



自唐至清，新界大埔的吐露港就是帝王採珍珠的地方，這是珍珠的海灣，古時不叫吐露港，她有像珍珠那樣媚人的名字，稱為媚川都，又稱大步海，泛指現在新界大埔海面。吐露港是英國人佔領新界起的名稱。吐露港海灣浩蕩，流向大鵬灣，水色秀美，本是盛產珍珠的海，得天獨厚。

我帶孩子到吐露港邊的元洲仔公園遊覽，對他說這大海灣從前叫媚川都，曾經是盛產珍珠之地。

然而，在我和孩子面前，怎也找不着一絲關於珍珠的往跡，上世紀六十年代末，由九龍市區駕車進入大埔墟時，有一段路在吐露港海邊經過，當時潮退出現，露出大片海灘，尚見布滿昆布海帶，許多人提着膠桶撿拾，甚至路邊也散發着海帶味。這一片大灘，現在大廈林立，更使人難以想像這是昔日媚川都，珍珠的大海。

有人說，英國人佔領香港時，香港是個「小漁村」，卻不知道，單是吐露港邊上的大埔，不是「小漁村」可擬，遠在五代十國南漢已在此駐兵三千，商賈活動繁忙。

史上有兩次大採珠，分別在南海合浦及吐露港進行。最大規模一次，明弘治年間第九位皇帝明孝宗朱祐樞下詔在合浦採珠，民間徵集船隻八百，船家及採工八千人。花費了一萬多兩白銀，共採得珍珠二萬八千兩。大採珠付出生命代價，三百餘士兵與採工病死，大批採工溺斃或被大魚吃掉，毀船七十艘。孝宗被史客譽為好皇帝，寬厚仁和，恭儉有節，勤政愛民，卻違祖宗頒下禁採珍珠詔命，勞民傷財。

另一場大採珠是在大埔吐露港，南漢後主劉鋹頒令在海門鎮招募士兵三千，在大埔設媚川都，徵船家及採珠漁民數百，在海上鋪開大規模採珠。宋太祖滅劉鋹，火燒皇宮，在宮內發現四十萬珍珠，屬於大埔媚川都珍珠。

這場大規模的官採，讓我們看到另一個歷史場景，當時在大埔數千駐兵，官員，以及從事採珠的船家，採工，商戶，人數近萬甚或過萬，內置駐軍所需的軍業無數，處理事務的衙門，士兵及官方日常生活所需，依賴當地就近採購，由朝廷掌控的採珠業，促進大埔商業興起，米店、衣店、鞋履店、藥店、理髮店、日用品店設立，商店街道形成，出售家禽肉類及瓜果菜的露天街市形成，具備小型經濟體，也就是說，南漢年間大埔已成墟，以後各朝代皇室相繼在吐露港採珍珠，使大埔發展為香港早期三大墟市。從南漢在吐



▲吐露港昔日名為媚川都，是歷代皇帝採珠的地方
作者供圖

露港採珠可以看到，僅大埔一處地方的經濟及人口狀況，已不是「小漁村」規模，已經是新界經濟中心區，怎說「香港是個小漁村」？

吐露港的採珠全部歸每個朝代的皇家直接管轄，自南漢起，經歷宋元明清，各朝皇帝幾乎沒有停過在吐露港採珠，媚川都名稱，最早出現隋唐。唐開元少量採珠，作為貢品，然後南漢大量採珠。宋太祖滅劉鋹，深感擾民誤國，下令禁採，大埔珠場廢置。到了元代大德三年，朝廷恢復在吐露港採珠，派三名官員率元兵進駐大埔，並對艇戶編制戶口，編列七百家為珠戶，戶中男性為珠人。珠人由士兵帶上官船駛出海面泅泳海底採珠，採珠不足受懲罰，不少珠人葬身海底，艇戶與珠人逃亡，《南海誌》記載，元貞元年，屯門寨巡檢劉進程、張珪向元帝進言，請求停止採珠，涉及的珍珠場包括大步海（即大埔海）、荔枝莊（沙頭角）、青螺角（海下灣）產珠母螺珠。海下灣有東風石，刻有「棋盤石刻」，傳為珠場官兵所鑿。宋元璋滅元，洪武七年，下令於



▲古代採珠圖
作者供圖

吐露港採珠，潛採長達五月，僅得珍珠半斤，官員稟洪武帝，前朝過度開採，產珠已盡，洪武帝遂下旨停採。清順治、康熙、乾隆皇帝先後下詔採珠但所獲無幾。古時香港屬東莞管轄一塊小地方，卻為歷代帝王眼底要地，為滿足奢華，便打吐露港主意，大埔珍珠列作貢品，平民百姓則以珍珠易米。

據老一代大埔村民相傳下來，吐露港採珠由每年二月的月望開始，珠戶招來屠夫，宰豬牛羊雞鴨五大牲口，以香燭參拜天后，祈禱平安，若欠神心，出現狂風翻海，大魚出沒，或掉生命，或空手而回。

吐露港採珠官船，往往集近千艘雲集海上，採珠船的裝備每船豎桿兩支，纜兩條，輪兩具，帆五或六張，纜繫在船兩旁，隨時將筐沉下海底或牽上水面，然後張帆出海。採珠人以繩索捆綁腰部，也有綁一腳，吐露港的採珠者卻以黃藤綁住長髮，坐上竹筐，筐上置大石，沉下海底，船上士兵，負責控制纜的收放，採珠者在海底搖動纜繩，表示升上水面。每場採珠，葬身海底的珠民少者十數，多則二三百，有來不及升上水面鼻孔出血而死，有被鯊魚吃掉，每顆珍珠都是珠民淚和血。

傳說凡是產珍珠的大海，便有鮫人，明月清輝照到海面，鮫人出現，長的人面魚身，是一種善泣的魚，每當月上海涯，鮫人便要生淚，淚點飄落水中，凝為一顆顆珍珠，鮫人化淚為珠，我們常說：淚珠，淚珠！實是歷代採珠者的淚。

科學養珍珠今已成爲首飾行業的一環，只須把珠蚌成串，掛在水中的支架，讓她自然生長，準時收成，結束了泅水採珠的非人生活，幾年前，復有人創在吐露港外的老虎笏人工養殖珍珠。以科學飼養方法，延續珍珠的光采。

痴情畫家夏加爾

鍾亦



自古才子皆風流，但凡事皆有例外。若要論及畫壇上擔得起「痴情」二字的畫家，我想，夏加爾必在名單之上。

一個是優雅端莊的富家女，一個是追逐夢想的窮畫家，夏加爾與貝拉的相愛相戀自相逢之日起就像小說中的苦戀一般，充滿了戲劇性的色彩。儘管這種一切，在與他齊名的畫家中並不罕見，但一生痴情，相思入畫的卻寥寥無幾。一九四四年，經歷一戰、二戰洗禮的夏加爾承受了喪妻之痛，此後幾個月他沒有拿起畫筆，大難夢黎之際心心念念的均是他的髮妻貝拉。

「玲瓏骰子安紅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。」貝

拉是夏加爾的一生摯愛，亦是他的創作靈感源泉，入骨的相思唯有寄託於畫中。夏加爾曾說，「只要一打開窗，她就會跟藍天、愛情和鮮花一起出現。」於是，他的畫裏滿是那手捧鮮花的新娘。

夏加爾將愛情看作他創作的源泉及在苦難中生存的動力，戀人之間的思慕之情，在他的畫筆下躍然紙上。畢加索曾評價道：「馬蒂斯之後，也只有夏加爾懂顏色了。」夏加爾強調五彩繽紛的愛戀，強調色彩的運用，而這種種，自那一幅著名的《生日》開始便成爲了他標誌性的特點之一。

有人認爲，夏加爾是個將鄉愁帶入畫中的藝術家。誠然，夏加爾作為猶太族裔，在一戰、二戰兩場世界性的磨難中流離失所、飽受苦楚，能

最終幸存已然是不幸中的大幸。但難得的是他畫中所繪，皆是美好，皆是佳夢。我想，夏加爾帶入畫中的除了鄉愁，更多的是相思吧，因那深深的摯愛，即便相思，亦是美好，縱使夢回，也留甜蜜。

正是這份救贖的精神，這份入骨的相思支撐着夏加爾走過苦難，走上了畫壇的巔峰之路。貝拉成就了夏加爾，愛情也豐富了夏加爾。



▲夏加爾名畫《生日》
作者供圖